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四十七回 公明輔佐聞太師

趙公明乘虎提鞭，出營來大呼曰：「著姜尚快來見我！」哪吒聽說，報上篷來：「有一跨虎道者，請師叔答話。」燃燈謂子牙曰：「來者乃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是也，你可見機而作。」

子牙領命下篷，乘四不相，左右有哪吒、雷震子、黃天化、楊戩、金、木二吒擁護。子牙見公明，向他施禮，口稱：「道友是那一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」

公明曰：「吾乃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是也。你破吾道友六陣，倚仗你等道術，壞吾六友，心實痛切！又把趙江高弔蘆篷，情俱可恨！姜尚！我知你是玉虛宮門下。我今日下山，必定與你見個高低！」提鞭縱虎來取子牙，子牙仗劍急架忙還。二獸相交，未及數合，公明祭鞭在空中，神光閃灼如電，其實驚人。

子牙躲不及，被一鞭打下鞍轡。哪吒急來，使火尖鎗敵住公明，金吒救回姜子牙。

子牙被鞭打傷後心，又死了。哪吒使開鎗法，戰未數合，又被公明一鞭打下風火輪來。黃天化看見，催開玉麒麟，使兩柄鎚抵住公明。又飛起雷震子，展開黃金棍，往下打來。楊戩縱馬搖鎗，將趙公明裹在垓心。

楊戩暗放哮天犬，趙公明不防備，早被哮天犬一口把頸項咬傷，將袍服扯碎，只得撥虎逃歸進轅門。聞太師見公明失利，慌忙上前慰勞。趙公明曰：「不妨。」忙將葫蘆中仙藥取出搽上，即時全愈。

子牙被趙公明一鞭打死，抬進相府。武王知子牙打死，忙同文武眾官至相府來看子牙；只見子牙面如白紙，合目不言，不覺點首歎曰：「名利」二字，俱成畫餅！」著實傷悼。

正歎之間，報：「廣成子進相府來看子牙。」

武王迎接至殿前曰：「道兄，相父已亡，如之奈何？」

廣成子曰：「不妨。子牙該有此厄。」叫取水一盞。道人取一粒丹，用手撚開，口撬開，將藥灌下十二重樓。

有一個時辰，子牙大叫一聲：「痛殺吾也！」二目睜開，只見武王、廣成子俱站於臥榻之前。子牙方知中傷已死，正欲掙起身來致謝。

廣成子搖手曰：「你好生調理，不要妄動。吾去蘆篷照顧，恐趙公明猖獗。」廣成子至篷上，回了燃燈的話，「已救回子牙還生，且在城內調養。」

趙公明次日上虎，提鞭出營，至篷下，坐名要燃燈答話。

燃燈遂與眾道友排班而出，見公明威風凜凜，眼露兇光，非道者氣象。燃燈打稽首，對趙公明曰：「道兄請了！」

公明回答曰：「道兄，你等欺吾教太甚！吾道你知；你道吾見。你聽吾道來：混沌從來不記年，各將妙道補真全。當時未有星河斗，先有吾黨後有天。道兄，你乃闡教玉虛門下之士；我乃截教門人。你師，我師，總是一師秘授，了道成仙，共為教主。你們把趙江弔在篷上，將吾道藐如灰土。弔他一繩，有你半繩，道理不公。豈不知：翠竹黃鬚白筍芽，儒冠道履白蓮花。紅花白藕青荷葉，三教元來總一家。」

燃燈答曰：「趙道兄，當時僉押『封神榜』，你可曾在碧遊宮？」

趙公明曰：「吾豈不知！」

燃燈曰：「你既知道，你師曾說神中之姓名，三教內俱有彌封無影，死後見明。爾師言得明明白白，道兄今日至此，乃自昧己心，逆天行事，是道兄自取。吾輩逢此劫數，吉凶未知。吾自天皇修成正果，至今難脫紅塵。道兄無束無拘，卻要強爭名利。」

趙公明大怒曰：「難道吾不如你，有甚玄門道德神仙！」

黃龍真人跨鶴至前，大呼曰：「趙公明，你今日至此，也是『封神榜』上有名的，合該此處盡絕！」

公明大怒，舉鞭來取。真人忙將寶劍來迎。鞭劍交加。未及數合，趙公明將縛龍索祭起，把黃龍真人平空拿去。

赤精子見拿了黃龍真人，大呼：「趙公明少得無禮！」執劍來取公明。公明鞭法飛騰，來往有三五合，公明取出一物，名曰定海珠，珠有二十四顆，有五色毫光。縱然神仙，觀之不明，瞧之不見，一刷下來，將赤精子打了一交。

趙公明正欲用鞭復打赤精子頂上，有廣成子岔步大叫：「少得傷吾道兄！吾來了！」公明見廣成子來得兇惡，急忙迎架廣成子。兩家交兵，未及一合，又祭此珠，將廣成子打倒塵埃。

道行天尊急來抵住公明。公明連發此寶，打傷五位上仙。玉鼎真人，靈寶大法師五位敗回蘆篷。趙公明連勝回營。

聞太師見公明得勝大喜，將黃龍真人也弔在旛桿上。在黃龍真人泥丸宮上用符印壓住元神，輕容易不得脫逃。營中聞太師一面分付設酒，四陣主陪飲。

燃燈回上蘆篷坐下，五位上仙俱著了傷，面面相覷，默默不語。燃燈問眾位道友曰：「今日趙公明用的是何物件打傷眾位？」

靈寶大法師曰：「只知著人甚重，不知是何寶物，看不明切。」

五人齊曰：「只見紅光閃灼，不知是何物件。」

燃燈聞言，甚是不樂；忽然抬頭，見黃龍真人弔在旛桿上面，心下越覺不安。

眾道者歎曰：「是吾輩逢此劫厄不能擺脫。今黃龍真人被如此厄難，我等此心何忍！誰能解他愆尤方好。」

玉鼎真人曰：「不妨。至晚間再作處治。」眾道友不言。不覺紅輪西墜，玉鼎真人喚楊戩曰：「你今夜去把黃龍真人放來。」

楊戩聽命。至一更時分，化作飛蟻，飛在黃龍真人耳邊，悄悄言曰：「師叔，弟子楊戩奉命，特來放老爺。怎麼樣陽神便出？」

真人曰：「你將吾頂上符印去了，吾自得脫。」楊戩將符印揭去，真人得脫。

趙公明飲酒半酣，正歡呼大悅，忽鄧忠來報：「啟老爺：旛上不見了道人了！」趙公明掐指一算，知道是楊戩救去了。公明笑曰：「你今日去了，明日怎逃！」彼時二更席散，各歸寢榻。

次日，陞中軍，趙公明上虎，提鞭，早到篷下，坐名要燃燈答話。

燃燈在篷上見公明跨虎而來，謂眾道友曰：「你們不必出去，待吾出去會他。」燃燈乘鹿，數門人相隨，至於陣前。

趙公明曰：「楊戩救了黃龍真人來了，他有變化之功，叫他來見我。」

燃燈笑曰：「道友乃斗筭之器，此事非是他能，乃仗武王洪福，姜尚之德耳。」

公明大怒曰：「你將此言惑亂軍心，甚是可恨！」提鞭就打。燃燈口稱：「善哉！」急忙用劍來招架。未及數合，公明將定海珠祭起。

燃燈借慧眼看時，一派五色毫光，瞧不見是何寶物。看看落將下來，燃燈撥鹿便走；不進蘆篷，望西南上去了。公明追將下來，往前趕有多時，至一山坡。

松下有二人下棋，一位穿青，一位穿紅，正在分局之時，忽聽鹿蹄響亮，二人回顧，見是燃燈道人，二人忙問其故？

燃燈曰：「趙公明有一寶，不知何物。」

二人曰：「不妨。老師站在一邊，待我二人問他。」

趙公明虎走如飛馳電驟，倏忽而至。二人作歌曰：「可憐四大屬虛名，認破方能脫死生。慧性猶如天際月，幻身卻是水中冰。」

撥迴關捩頭頭著，看破虛空物物明。缺行虧功俱是假，丹爐火起道難成。」

趙公明正趕燃燈，聽得歌聲古怪，定目觀之，見二人各穿青、紅二色衣袍，臉分黑、白。公明問曰：「爾是何人？」

二人笑曰：「你連我也認不得，還稱你是神仙！吾乃五夷山散人蕭升、曹寶是也。俺弟兄閑對一局，以遣日月。今見燃燈老師被你欺逼太甚，強逆天道，扶假滅真，自不知己罪，反恃強迫襲。」

趙公明大怒發鞭來打，二道人急以寶劍來迎。鞭來劍去，宛轉抽身。未及數合，公明把縛龍索祭起來拿兩個道人。

蕭升一見此索，笑曰：「來得好！」急忙向豹皮囊取出一個金錢，有翅，名曰：「落寶金錢」，也祭起空中，只見縛龍索跟著金錢落在地上，曹寶忙將索收了。

趙公明見收了此寶，大呼一聲：「好妖孽，敢收吾寶！」又取定海珠祭起於空中，只見瑞彩千團打將下來。蕭升又發金錢，定海珠隨錢而下，曹寶忙忙搶了定海珠。公明見失了定海珠，氣得三尸神暴跳，急祭起神鞭。蕭升又發金錢，不知鞭是兵器，不是寶，如何落得！正中蕭升頂門，打得腦漿迸出，做一場散淡閑人，只落得封神臺上去了。

曹寶見道兄已死，欲為蕭升報仇。燃燈在高阜處觀之，歎曰：「二友棋局歡笑，豈知為我遭如此之苦！待吾暗助他一臂之力。」忙將乾坤尺祭起去。

公明不曾提防，被一尺打得公明幾乎墜虎，大呼一聲，撥虎往南去了。

燃燈近前，下鹿施禮，「深感道兄施術之德。堪憐那一位穿紅的道人遭此，吾心不忍！二位是那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高姓？大名？」

道者答曰：「貧道乃五夷山散人蕭升、曹寶是也；因閑無事，假此一局遣興。今遇老師，實為不平之忿；不期蕭兄絕於公明毒手，實為可歎！」

燃燈曰：「方纔公明祭起二物欲傷二位，貧道見一金錢起去，那物隨錢而落，道友忙忙收起，果是何物？」

曹寶曰：「吾寶名為『落寶金錢』，連落公明二物，不知何名。」取出來與燃燈觀看。

燃燈一見定海珠，鼓掌大呼曰：「今日方見此奇珍，吾道成矣！」曹寶忙問其故。燃燈曰：「此寶名『定海珠』，自元始以來，此珠曾出現光輝，照耀玄都；後來杳然無聞，不知落於何人之手。今日幸逢道友，收得此寶，貧道不覺心爽神快。」

曹寶曰：「老師既欲見此寶，必是有可用之處，老師自當收去。」

燃燈曰：「貧道無功，焉敢受此？」

曹寶曰：「一物自有一主，既老師可以助道，理當受得。弟子收之無用。」燃燈打稽首，謝了曹寶，二人同往西岐，至蘆篷，眾道人起身相見。

燃燈把遇蕭升一事說了一遍，又對眾人曰：「列位道友被趙公明打傷撲跌在地者，乃是『定海珠』。」眾道人方悟。燃燈取出，眾人觀看，一個個嗟歎不已。

不說燃燈得寶，趙公明被打了一乾坤尺，又失了定海珠、縛龍索，回進大營。聞太師接住，問其追燃燈一事。公明長吁一聲。聞太師曰：「道兄為何這等？」

公明大叫曰：「吾自修行以來，今日失利。正趕燃燈，偶逢二子，名曰蕭升、曹寶，將吾縛龍索、定海珠收去。吾自得道，仗此奇珠。今被無名小輩收去，吾心碎矣！」又對陳九公、姚少司曰：「你好生在此，吾往三仙島去來。」

聞太師曰：「道兄此去速回，免吾翹首。」

公明曰：「吾去速回。」遂乘虎駕風雲而起，不一時來至三仙島下虎，至洞府前，咳嗽一聲。少時，一童兒出來，「原來是大老爺來了。」忙報與三位娘娘：「大老爺至此。」

三位娘娘起身，齊出洞門迎接，口稱：「兄長請入裏面。」打稽首坐下。

雲霄娘娘曰：「大兄至此，是往那裏去來？」

公明曰：「聞太師伐西岐不能取勝，請我下山，會闡教門人，連勝他幾番。後是燃燈道人會我，不意趕至中途，便遇散人蕭升、曹寶兩個無名下士，把吾二物收去。自思：闢地開天，成了道果，得此二寶，方欲煉性修真，在羅浮洞中以證元始；今一旦落於兒曹之手，心甚不平。特到此間，借金蛟剪也罷，或混元金斗也罷，拿下山去，務要復回此二寶，吾心方安。」

雲霄娘娘聽罷，只是搖頭，說道：「大兄，此事不可行。昔日三教共議，僉押『封神榜』，吾等俱在碧遊宮。我們截教門人，『封神榜』上頗多，因此禁止不出洞府，只為此也。吾師有言，『彌封名姓，當宜謹慎。』如今闡教道友犯了殺戒，吾截教實是逍遙，昔日鳳鳴岐山，今生聖主，何必與他爭論閑非。大兄，你不該下山。你我只等子牙封過神，纔見神仙玉石。大兄請回峨嵋山，待平定封神之日，吾親自往靈鷲山，問燃燈討珠還你。若此時要借金蛟剪、混元金斗，妹子不敢從命。」

公明曰：「難道我來借，你也不肯？」

雲霄娘娘曰：「非是不肯，恐怕一時失了，追悔何及！總來兄請回山，不久封神在邇，何必太急。」

公明歎曰：「一家如此，何況他人！」遂起身作辭，走出洞門，十分怒色。

三位娘娘聽公明之言，內有碧霄娘娘要借，奈姐姐雲霄不從。公明跨虎離洞，行不上一二里，在海面上行，腦後有人叫曰：「趙道兄！」公明回頭看時，一位道姑，腳踏風雲而至。

趙公明看時，原來是菡芝仙。公明曰：「道友為何相招？」

道姑曰：「道兄那裏去？」

趙公明把伐西岐失了定海珠的事說了一遍，「……方纔問俺妹子借金蛟剪，去復奪定海珠，他堅執不允，故此往別處借些寶貝，再作區處。」

菡芝仙曰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同道兄回去。一家不借，何況外人！」菡芝仙把公明請將回來，復至洞門下虎。童兒稟三位娘娘：「大老爺又來了。」三位娘娘復出洞來迎接。

只見菡芝仙同來入內，行禮坐下，菡芝仙曰：「三位姐姐，道兄乃你三位一脈，為何不立綱紀。難道玉虛宮有道術，吾等就無道術。他即收了道兄二寶，理當為道兄出力。三位姐姐為何不允！這是何故？倘或道兄往別處借了奇珍，復得西岐燃燈之寶，你姊妹面上不好看了。況且至親一脈，又非別人。今親妹子不借，何況他人哉！連我八卦爐中煉的一物，也要協助聞兄去，怎的你到不肯！」

碧霄娘娘在傍，一力贊助：「姐姐，也罷，把金蛟剪借與兄長去罷。」

雲霄娘娘聽罷，沈吟半晌，無法可處；不得已，取出金蛟剪來。雲霄娘娘曰：「大兄！你把金蛟剪拿去，對燃燈說：『你可把定海珠還我，我便不借金蛟剪；你若不還我寶珠，我便放金蛟剪，那時月缺難圓。』他自然把寶珠還你。大兄，千萬不可造次行事！我是實言。」

公明應諾；接了金蛟剪，離卻三仙島。菡芝仙送公明曰：「吾爐中煉成奇珍，不久亦至。」彼此作謝而別。公明別了菡芝仙，隨風雲而至成湯大營。

旗牌報進營中：「啟太師爺：趙老爺到了。」聞太師迎接入中軍坐下。

太師問曰：「道兄往那裏借寶而來？」

公明曰：「往三仙島吾妹子處，那裏借他的金蛟剪來。明日務要復奪吾定海珠。」

次早，成湯營中炮響，聞太師上了墨麒麟，左右是鄧、辛、張、陶。趙公明跨虎臨陣，專請燃燈答話。哪吒報上蘆篷。燃燈早

知其意，謂眾道友曰：「趙公明已有金蛟剪，你們不可出去。吾自去見他。」遂上了仙鹿，自臨陣前。

公明一見燃燈，大呼曰：「你將定海珠還我，萬事干休；若不還我，定與你見個雌雄！」

燃燈曰：「此珠乃佛門之寶，今見主必定要取，你那左道旁門，豈有福慧壓得住他！此珠還是我等了道證果之珍，你也不必妄想。」

公明大叫曰：「今日你既無情，我與你月缺難圓！」燃燈道人見公明縱虎沖來，只得催鹿抵架。不覺虎鹿交加，往來數合，趙公明將金蛟剪祭起。